

良友交學叢書

善女行人品行

施蟄存作



書叢學文友良

品行女人善

作存蟄施

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

版再月五年四十三國民

本 及 普

價 售 冊 每

售經總社報書匯文海上

獅子座流星……………(一)

霧……………(一二)

港內小景……………(四三)

殘秋的下弦月……………(五九)

葦蕩……………(七三)

妻之生辰……………(八九)

春陽……………(九七)

蝴蝶夫人……………(一二三)

雄鷄……………(一三三)

阿秀……………(一五三)

特呂姑娘……………(一八三)

散步……………(一九〇)

獅子座流星

卓佩珊夫人在一路公共汽車中坐定了，臉上還覺得發燒。她自己也不相信竟會得有這樣的胆量，到底去請教了吳瑞書醫生。可是這有什麼用？吳瑞書醫生幫助了她什麼沒有？還不是和她底那個學產科的舊同學陳小姐所說的話一樣？她懷疑吳醫生會不會在她走了之後暗笑她：『一個無事忙的性急的太太。』

但是她決不承認她是『無事忙』。醫生的說話未必全是對的。前個月，大阿姨的女兒三因頸頸邊生了兩顆栗子頭，去看一個東洋留學的醫生，叫做張廷……廷什麼的，他怎麼說？他說是梅毒。那有這種事情，

人家規規矩矩的黃花少女？後來到底，可真巧，碰着了一個鄉下出來的郎中，一服草頭藥，就消了下去。不過……卓佩珊夫人又懷疑起來了，吳瑞書醫生是德國漢堡大學的醫學博士，婦科皮膚病科專家，是的，她已經把廣告念得很熟了。醫生不是要算德國回來的最靠得住嗎？

她一想起剛才吳醫生替她診治的情形，臉上發燒得更兇了。醫生總有那麼樣一副正經面孔，這倒反而難受。當種種考察都施行過之後，他皺着眉頭，『很好，很好，一點沒有毛病，完全健康。』他後來又怎麼說？那是什麼意思？『幾時頂好請你們密司特……』他還沒有曉得他底姓，我告訴他，『……哦，密司特韓也來檢查一下。』難道他會有什麼……？也許，也許……大塊頭有關係。倒忘了，沒有問，大塊頭有關係沒。三年前結婚的時候，他還沒有這麼胖。她很記得，那時候他們還常常一塊兒去跳舞，她還會得很活溜地跳却爾司登。可是，這兩年來他真胖得快，人家說：『財發體發』，真的，一升做主任就胖起來了。可沒想到胖

了也有壞處。以後應當少給他吃肥的，多吃些鹽。不過，這也沒有一定，住在我們後弄的那安徽人却生了三個兒子，白胖得跟他們爸爸一個樣，那又怎麼說？

這當兒，車駛下外白渡橋，沿着黃浦灘一直溜過去。軟軟的座墊顯着怪柔和，怪舒服。光陸大戲院屋頂上的那個上海電力公司的年虹光大招牌，就好像一隻有勁的大手掌，想把從郵政局鐘樓上邊射過來的夕陽擋住了。可是那裏擋得住，這黃金的光終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車，一直爬上浦東的一排堆棧的高牆。

車裏還有兩個外國女人和一個中國女人，都跟她差不多年紀。一個外國女人還帶着一個女孩子，穿着毛茸茸的黃顏色的羊毛衫褲，活像一個玩具裏的猢猻。她們都好像給夕陽光燒灸着，臉紅紅的透露着一股春意。從黃浦江上吹來了一陣晚風，她們都好像覺得很舒服，那個中國女人甚至把大衣領頭翻下來，讓風吹進她底胸衣。可是她，卓佩珊夫人，却覺得冷，

冷得皮膚都起粟了。這就顯見得她身體壞，醫生沒有看出，可是她自己覺得。秋天，多壞的天氣！一到秋天，身體就支持不住了。她把大衣裹了裹緊，咒詛着這天氣，但眼睛却無意中又瞅着那伶俐的小獼猴。

車停在沙遜房子前面，各色各樣的人擠進來了。一個面目黎黑的外國人來坐在她旁邊，把她一直擠緊在角落裏。但是這外國人沒有坐定，就立起來讓給一個很美麗的，穿着一件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了。她這一旁的座位上，除了她，差不多全給外國女人佔據去。這些都是大公司裏的女職員。好福氣啊，她們身體這樣好，耐得了整天的辛苦。可是，難道她們都沒有孩子的嗎？

車還沒有開動。賣報人不但嘈雜地高叫着，並且還把報紙從車窗裏亂塞進來，擦着每一個乘客底肩背或臉。她回過頭去，一張報紙晃動在她眼睛前，一個沙啞的聲音：『剛剛出版格號外時報。』她搖搖頭。一個老槍閃了過去。扶梯底下的報紙該賣掉了，已經堆不下了。這幾個月報紙真

冤枉，簡直都沒有看。最好能夠單定一張本埠增刊，翻翻戲報就夠了。……不過，也難，大廉價的廣告又都登在第一張。……看廣告常常容易上當，多花費，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見這醫生的大廣告，這一趟也就省掉了。呃，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。……再不然，就定一份便宜點的，橫豎有大事的時候好再定。

卓佩珊夫人正在打算節省一點報費的時候，一個銳利的孩子聲突然在她耳朵邊嚷着：

——阿要看，今朝夜裏，掃帚星出現！

掃帚星，她記得好久沒聽到過這名字了。她沒有看見過這顆星，但是她曉得這不是顆好星宿，因為她小時候，媽媽寵了她，嫂嫂就在廚房裏說她的背話，罵她掃帚星了。

——難得看見，三十三年一轉！

噉噉的叫嚷又在她耳朵邊響着，於是站在她前面的那個圍着白絲巾的

男子，從她肩膀上伸出一隻手去，以兩個銅元換來了一張報紙。

車開動了。她才注意到有許多人買了報紙。時報，大晚報，新夜報，還有英文的晚報。這些人是不是都預備看掃帚星的？這是不是像月蝕一樣的東西？是一顆很大的像掃帚一樣星呢，還是許多星排成一柄掃帚的樣兒？今天晚上，人家會不會敲鑼放砲呢，像前年月蝕的時候那樣？她這樣懷疑着。

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個男子把報紙翻過來，當他看別的新聞紀事的時候，她可以偷瞧見關於掃帚星的新聞。究竟怎麼說着？可是車好像已行過了兩三站路，他還沒有看完一版新聞。太慢了！這個人真夠笨，看這樣一張報還得費這許多時候。她順眼看別的人，有的正在觀看後幅的新聞，有的已經看完了，把報紙摺起來塞在衣袋裏。她開始後悔剛才不自己買一張。但是，女人在車上買報紙看，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，她似乎並沒有看見過先例。

於是車停在永安公司門前了。他才移動了手中的報紙，但並不翻過後幅來，他把報紙忽急地摺攏來，挾在腋下，回頭一望，在人羣中一陣子亂擠，下車去了。她覺得好像被侮辱了，有些不便出聲的罵人話從她心裏湧上來。各種各樣的晚報的叫賣聲，依然在她耳朵裏響着：

——要看豪燥，大晚報，號外時報！

但她沒有從手皮包裹取出銅元來的勇氣。車中人愈擠得多，旁邊的那個穿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不住的挨過來。前面立着一個看上去很整潔的年青人——其實這男子和她年紀相仿的，可是她並不以為如此，她以為他是一個美麗的年輕人。他給旁邊和後面的人，隨着車身的簸動而推擠着，使他底腿屢次貼上了她底膝蓋。爲了要維持他底禮貌，雖然她並不閃避——她底膝蓋能閃避到那裏去呢？他不得不以一隻手支撐着車窗上的橫木，努力抵禦着旁邊人的推擠。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，因爲他蹙着眉頭，兩個臉頰漲得通紅了。她想對他說，不必這樣地講規矩，即使他底腿稍微

——不，甚至是完全，那也有什麼關係呢？——貼上了她底腿和膝蓋，她也原諒他的。但是，她真的可以這樣說嗎？

於是她想起了丈夫，身體一胖連禮貌也沒有了。爲什麼他這樣地粗魯呢，全不懂得怎樣體貼人家？她一件一件地回想，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時候的那種蠢態。她會開玩笑似地罵他一聲『豬鬃』，可是他也不惱，祇晃着腦袋笑，活像那個！天下的人真有那樣的！也許，這又得想回頭了，也許這些全是假的？也許他算是賠小心眼兒給我？要不然，難道他在行裏做主任，也就是那樣一副傻氣嗎？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他不是傻子！可是，爲什麼要假裝着這樣？我並不歡喜。我要他嚴肅一點，文雅一點。是的，文雅得像這個年輕人一樣。卓佩珊夫人抬起頭來，這文雅的年輕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視着她底鬋曲的美髮。在這樣凝靜的注視中，她看得出充滿了悅意和驚異。她不禁伸手去拂掠這新近電燙過的青絲。

在薄暮的靜安寺路上，公共汽車以最快的速度駛行着，一會兒就停在

西摩路口了。卓佩珊夫人從那年青人底腋下鑽出來，下了車，她覺得筋骨驟然地輕鬆了，可是冷氣跟着直望裏鑽。她換了口氣，裹緊了大衣急忙走，好像還有許多冷氣在後邊追上來。

走進里門，那管門巡捕和王公館裏的丫鬢又在一塊兒說笑。這是誰說的，他們倆近來很有些意思？她沉思着，隨即就想起這是阿蓉說的。阿蓉白天閒着沒有事，專喜歡打聽里巷間種種瑣屑新聞，一到晚上，就囉囉囃囃地來告訴了。王公館裏的丫鬢，她是看見過的，身段兒和相貌都還不錯，只是有些獸氣。可是那管門巡捕呢？她好久就想留心着，但進出里門的時候，不是沒看見，便是忘了。今天一看見那個丫鬢，阿蓉告訴她的話都想起來了。她不禁向那管門巡捕看了一眼。是個結實的小夥子，也並不討厭。她這樣想。

——你看得，看了要生小娃娃。

卓佩珊夫人才走過，就聽見背後的那管門巡捕這樣說。這話夠多麼奇

怪，又透着狎褻！要不是她心裏正在希望一個小娃娃，她一定會格外走得快些的。她不曉得他們正在說些什麼話。看什麼東西？她覺得臉上一陣子熱，可是她還得回過頭去看一看。那王公館裏的丫環正在舉起一隻腳，踢着他底腳脛：

——死鬼，沒得好話！看天上的星有什麼啦！

星？看天上的星？什麼星？卓佩珊夫人立刻就想起了今天晚報上登載着的新聞。『阿要看，今朝夜裏，掃帚星出現！』賣報人底叫嚷又在她耳朵裏鳴響了。可是，那巡捕怎麼說？那又是什麼意思？她懷疑着，不覺已走到了門口。

走進後門，阿蓉正在廚房裏做菜。

——阿蓉，拿幾個銅板去，街口去買一份夜報。

她從皮包裹取出幾個銅元來給了女僕，一張公共汽車票給帶了出來，飄落在地上。她走進客廳，丈夫正靜坐在圈椅裏，噴着煙。他真像一個等

候主人的來客。

——怎麼，不是去買東西？

丈夫從煙霧中問。

——買東西？誰對你說我去買東西？

丈夫給問住了，呆看着她，一時回答不上來。她覺得他可笑。可是他還想辯：

——我想你出去總是買東西。噢，不錯，我以為你到惠羅公司去買那塊窗帘去了。

她微哂着，做着 Hula 舞的姿態，旋轉身，像射放到月球裏去的火箭一般，奔上了樓梯。

以後的十分鐘間。他在樓下抽煙，從煙圈中揣測着當日買進的一千五百金磅的前途。她在樓上抽煙，從煙圈中看夜報上登載着的關於獅子座流星羣的紀事。

一先令九便士六二五，正二月份，六八七五，哦，麥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，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……匯豐……賣出？……英法要求停付美債。靠不住。美國一定拒絕，……而且……若使法郎英鎊折美金算，難說……但是樓上地板給小鞋跟清脆地叩響了。

——大塊頭，大塊頭，來！

一聽見太太的召喚，華夏銀行的國際匯兌部主任韓先生就從他的圈椅裏站起來，兩指間夾着一個已經薰到指甲的雪茄煙蒂頭，蹣跚着上樓了。

她將一張晚報遞給他，指着一條新聞：

——你看，獅子座流星可就是掃帚星？

他不做聲，鼻子裏哼着，接了那張晚報，在她旁邊坐下了。但是他雖然把這節新聞紀事看完了，也還沒有十分明白。他覺得不能再耽擱回答她的時間了：

——我也不曉得，大概……

忽然他注意到一堆雪茄煙灰墮在他膝上。他隨手把那個殘餘的煙頭丟在沙發椅旁的痰盂裏，一邊拍拂着煙灰，一邊却想出了下文：

——大概流星是在天上飛過的，所以說要看的人留心，從下半夜兩點鐘看到四五點鐘，東南方。像正月裏放花筒的流星一樣的東西，喔，不錯，就是六月裏晚上看見的星遊河，對了，對了，就是星遊河。

他很高興地拍着大腿。他以為他已經替他底太太解答了一個疑問。這使她很失望，她等了半天，祇聽他解說了一個流星。

——那麼可就是掃帚星呢？她還問。

——掃帚星？就是掃帚星？……不知道。

他搔着頭皮，頭垢紛紛落下在肩膀上。這時候，阿蓉在扶梯底下請用飯了。他就好像得救了似地催促着她：『吃飯吃飯吃飯，』先跨着大步下樓了。

吃夜飯的時候，她和他對坐着。他在沉思着他底金磅市面，而她在納